

21世纪

中国文学大系
2007年
文学批评

主编 / 韩忠良 本卷主编 / 林建法

- 21SHIJI
- ZHONGGUO
- WENXUE
- DAXI
- 2007NIAN
- WENXUE
- PIPING

春风文艺出版社
CHUNFENGWENYICHUBANSHE

T
I217.1/21
:2007(8)
2008

21世纪 中国文学大系 2007年 文学批评

主编 / 韩忠良 本卷主编 / 林建法

春风文艺出版社
CHUNFENGWENYICHUBANSH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07 年文学批评/林建法主编.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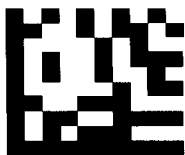
(21 世纪中国文学大系/韩忠良主编)

ISBN 978-7-5313-3291-6

I. 2… II. 林… III. 当代文学—文学评论—中国—选集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204341 号

春风文艺



手机扫码或发春风文艺
至 10658028 访问网站

使用方法: (移动用户)

方法一: 直接上网。

编写短信“800024”或“春风文艺”发送至“10658028”, 访问回复短信中的链接即可上网了解更多。

方法二: 安装“条码识别”软件。

发送短信“A”至“10658028”, 访问回复短信中的链接, 免费下载并安装“条码识别”软件后, 打开软件, 扫描二维码或输入“800024”或“春风文艺”访问网站。

本二维码服务由中国移动提供, 无信息费, 咨询电话 10086。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http://www.chinachunfeng.net>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沈阳市新友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责任编辑 常 晶 郝庆春

责任校对 王玉坤

封面设计 冯少玲

版式设计 马寄萍

幅面尺寸 145 mm×210 mm

字 数 388 千字

印 张 15.125 插 页 2

印 数 1—7000 册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313-3291-6

定 价 28.00 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24-88517857

序：批评的转型

林建法

在编选这本年度批评选时，我和几个朋友同时在酝酿为 2008 年第 1 期的《当代作家评论》开设一个反思 20 纪世 90 年代以来文学批评的专栏。事实上，当下的批评状况是 90 年代以来文学批评蜕变的延续，批评正在转型之中。我在这篇序言里没有可能详细论述这个蜕变的轨迹，但我觉得我这些年编选的年度文学批评，也基本呈现了 90 年代以来文学批评的大势。叙述 80 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史，以及洞察和揭示文学批评的发展态势，这些艰巨的工作留给学者和批评家们。当然我亦有自己的文学批评观，在筛选论文时我的批评观也一览无遗。所以，我突然觉得，做这样的工作也是自己和文学批评的一种对话。作为一个选本，无疑是局限的，但总会提供认识文学批评的一种角度。这也是多年坚持编选年度批评选本的动力。

按照这几年编选年度文学批评的体例，今年仍然分成“文学思潮与现象”、“当代作家批评”、“文学史写作与研究”、“文学对话录”、“现代汉诗研究”和“海外汉学研究”等栏目，但所收论文不外文学的基本问题与方法、作家作品论（文体论）、

文学史写作、当代作家与文学传统的关系等。当然，这样的划分不是截然的。

近几年来，对文学基本问题的理解再兴波澜，何谓“文学性”是争论的焦点，更早些的关于“纯文学”的讨论其实也是“文学性”之争。对文学性的理解作为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不仅关系到文学理论体系的重建，也直接影响到文学史的写作和文学批评，因为确立什么样的“文学性”决定了文学“经典”的选择和文本解读的方向。我们都注意到，在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文学理论对“文学性”的历史主义的论述已经成为一种趋向，而与之对应的则是本质主义的“文学性”论述，所以，“文学性”之争大致成为本质主义和非本质主义之争。我想，这个争论反映了文学理论在新的文化语境中知识谱系的变更，而文学批评的种种现象其实也暗含了批评者本质主义或者非本质主义的“文学”观。南帆的《文学研究：本质主义，抑或关系主义》，承接了他前几年的基本思路和观点，他反本质主义的立场鲜明，提出了“关系主义”的“文学性”以及文学研究的思路，从而解构了形而上学论述中的本质主义的“文学性”。当然，现在已经没有可能把某种观点、理论至尊至上，但反本质主义的论述在文学批评中的影响已经非常强大。一段时期以来，关于文学的文化研究之争，其实也见出本质主义和非本质主义文学观的差异。

在谈到文学研究的知识背景时，无疑必须提到“中国”与“西方”学界的关系，特别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与海外汉学的关系。不必说很远，80年代以来，西方的文学理论，西方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对国内学界的影响是深远的，这种影响的正面与负面效应自然而然地出来了。这几年，学界对海外汉学的批评声音日隆，显示建立学术自主性的迫切。我个人觉得，建立在对话关系上的批评是必须的；但与此同时，我又认为海外汉学对中国文学研究的意义仍然是不能低估的。我这样说并非折中调和，只是强调包容的必要，强调学理的立场总是胜过意气用事的做法。因

此，本书收录了温儒敏《文学研究中的“汉学心态”》一文。这两年，温儒敏的论文常常会发出不同的声音，比如他对文学的文化研究、文学的思想史研究等问题都提出了有见地的意见。我自己一直重视对海外汉学研究的译介，这次又选了李欧梵的《光明与黑暗之门——我对夏氏兄弟的敬意和感激》、王德威研究阎连科的论文以及郭冰茹译刘剑梅的《革命加恋爱：政治与性别身份的互动》。陈平原在他的现代文学研究学术史课程中提到的夏、李、王三位，本书都涉及了，也可为认识“海外汉学”提供几个文本。

作家作品论一直是文学批评的主要部分。在文学史的框架中研究当代作家是学者型批评家的本色，陈晓明《遗忘与召回现代文学传统与当代作家》、王尧《“重返八十年代”与当代文学史论述》、程光炜《王安忆与文学史》、吴俊《〈人民文学〉与“国家文学”》和洪治纲《多重文体的融会与整合》，都是宏观着眼微观落笔，学院派批评的分量十足。孙郁、谢有顺、吴义勤、黄发有、耿占春等人的作家诗人论，张清华论诗歌，都有显著的个人学术特色。我还特别要推荐何言宏的《王安忆的精神局限》这篇论文，他的批评为我们认识一个重要作家提供了另外一种阐释。批评家这样那样说王安忆，而王安忆又如何说她的同代人，自然是值得我们关心的，王安忆和张新颖的对话录别开生面，饶有意味。

可能有朋友注意到，在我的年度文学批评选本中，我比较多地选用了《当代作家评论》的论文，这是毋庸置疑的。我这样做，丝毫没有贬低其他刊物的意思，许多杂志都有一些比较好的论文，我编选时也兼顾到了这一点。我想说的是，《当代作家评论》上的这些论文，基本呈现了文学研究中的前沿问题以及国内学者、批评家研究这些问题的水准。这固然与杂志的编辑方针有关，但更重要的是这些学者、批评家文学批评的意义。因此，好的批评文章从来不属于一个杂志，就我自己的工作而言，我关注

的也是批评本身的价值，在这个意义上，《当代作家评论》也只是当代文学批评史这根链条上的一个小小的环节。

所以，在做了这么多年的编辑以后，我想到了一个杂志的“文化身份”问题。现在大家比较多的关心作家的文化身份，其实一个杂志也是有自己的文化身份的，这个身份决定了杂志以什么样的姿态置身于文学活动之中，以什么样的学术理想参与学术生态的建设，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知识生产，以及这个杂志作为中介如何来建立文学批评与文学写作的关系等。90年代以后，不仅文学杂志格局重组，文学理论批评刊物也已分道扬镳。纯粹的文学批评刊物所剩无几，文学批评的责任除了学院以外，批评刊物的负担其实是很重的。换言之，专业的文学批评刊物在文学活动中的状况直接影响到文学批评的建设。如果要反思文学批评，就不能不反思一份文学批评杂志的得失。以此观之，我觉得包括《当代作家评论》在内的杂志，应当承担的引领作用远远没有能够发挥好。

2007年10月22日

目 录

001/序：批评的转型	林建法
-------------	-----

文学思潮与现象

001/文学研究：本质主义，抑或关系主义	南 帆
019/遗忘与召回 现代文学传统与当代作家	陈晓明
050/《人民文学》与“国家文学”	
——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制度设计	吴 俊
058/影响当下文学精神承担能力的几个因素	王光东
065/多重文体的融会与整合	洪治纲
082/弱势民族文学的影响接受与中国文学的主体建立	
——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一个侧面	宋炳辉

文学史写作与研究

097/“重返八十年代”与当代文学史论述	王 尧
108/文学研究中的“汉学心态”	温儒敏
119/漫谈文学史理论的探索和创新	
——《20世纪中国文学史理论创新丛书》导言	陈思和

当代作家批评

145/王安忆与文学史	程光炜
167/王安忆的精神局限	何言宏
197/日光下的魔影	
——《日光流年》《受活》《丁庄梦》读后	孙 郁
209/革命时代的爱与死	
——论阎连科的小说	王德威

- 233/不合时宜的美文
——张承志散文论-----黄发有
- 250/迟子建论-----吴义勤
- 261/说宗璞小说的“本色”创作-----赵慧平
- 277/论短篇小说-----林斤澜
- 292/短篇小说的写作可能性
——以几篇小说为例-----谢有顺

文学对话录

- 305/谈话录（五）：同代人-----王安忆 张新颖
- 341/灯火阑珊处
——与《赤脚医生万泉和》有关和无关的对话---范小青 汪 政

现代汉诗研究

- 381/价值分裂与美学对峙
——世纪之交以来诗歌流向的几个问题-----张清华
- 398/食指与一代人的精神分裂-----刘志荣
- 415/失去象征的日常世界
——王小妮近作论-----耿占春

海外汉学研究

- 431/革命加恋爱：政治与性别身份的互动
-----刘剑梅 著 郭冰茹 译
- 457/光明与黑暗之门
——我对夏氏兄弟的敬意和感激
-----[美] 李欧梵 著 季 进 杭粉华 译

文学研究：本质主义，抑或关系主义

南 帆

“文化研究”对于文学研究的震荡持续不已。这一段时间，一个术语频频作祟——“本质主义”。围绕“本质主义”展开的论争方兴未艾。可以从近期的争辩之中察觉，“本质主义”通常是作为贬义词出现。哪一个理论家被指认为“本质主义”，这至少意味了他还未跨入后现代主义的门槛。对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一知半解，福柯的谱系学如同天方夜谭，历史主义的分析方法仅仅是一种名不副实的标签，总之，“本质主义”典型症状就是思想僵硬，知识陈旧，形而上学猖獗。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者谓之“本质”。初步的理论训练之后，许多人已经理所当然地将“本质”奉为一个至高的范畴。从考察一个人的阶级立场、判断历史运动的大方向、解读儿童的谎言到答复“肥胖是否有利于身体健康”这一类生理医学问题，“透过现象看本质”乃是不二法门。文学当然也不例外。何谓文学，何谓杰出的文学，这一切皆必须追溯到文学的“本质”。某些文本可能被断定为文学，因为这些文本敲上了“本质”的纹章；一些文本的文学价值超过另一些文本，因为前者比后者更为接近“本质”。“本质”隐藏于表

象背后，不见天日；但是，“本质”主宰表象，决定表象，规范表象的运行方式。表象无非是“本质”的感性显现。俗话说，擒贼先擒王。一旦文学的“本质”问题得到解决，那些纷繁的、具体的文学问题迟早会迎刃而解。迄今为止，不论“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理想得到多大程度的实现，这至少成为许多理论家的信念和分析模式。然而，“本质主义”这个术语的诞生突如其来地制造了一个尴尬的局面。表象背后是否存在某种深不可测的本质？本质是固定不变的吗？或者，一种表象是否仅有一种对称的本质？这些咄咄逼人的疑问逐渐形成了一个包围圈。根据谱系学的眼光，如果将文学牢牢地拴在某种“本质”之上，这肯定遗忘了变动不居的历史。历史不断地修正人们的各种观点，包括什么叫做“文学”。精确地说，现今人们对于“文学”的认识就与古代大异其趣。伊格尔顿甚至认为，说不定哪一天莎士比亚将被逐出文学之列，而一张便条或者街头的涂鸦又可能获得文学的资格。这种理论图景之中，所谓的“本质”又在哪里？

传统的理论家对于这些时髦观念显然不服气。首先，他们不承认“本质”是一个幻象。如果世界就是那些形形色色的表象，我们怎么找得到自己的未来方向？没有“本质”的日子里，我们只能目迷五色，沉溺于无数局部而不能自拔。这时，我们比洞穴里的一只老鼠或者草丛里的一只蚂蚁高明多少？其次，他们恼怒地反问：否认“本质”的最终后果不就是否认文学的存在吗？一切都成了相对主义的“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那么，学科何在？教授与庶民又有什么区别？消灭“本质”也就是打开栅栏，废弃规定，否认所有的专业精神。难道那些反“本质主义”分子真的要把《红楼梦》《安娜·卡列尼娜》这种经典与流行歌曲或者博客里的口水战混为一谈吗？

即使冒着被奚落为“保守分子”的危险，我仍然必须有限度地承认“本质主义”的合理性。根据我的观察，一百棵松树或者五十辆汽车之间的确存在某些独特的共同之处；更为复杂一些，

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著作或者李白、杜甫、王维的七言诗之间也可以找到某些仅有的公约数。如果这些共同之处或者公约数有效地代表了松树、汽车、理论著作或者七言诗的基本品质，理论家倾向于称之为“本质”。古往今来，许多理论家孜孜不倦地搜索各种“本质”，“本质”是打开大千世界的钥匙。谈一谈汽车或者文学的“本质”是雕虫小技，哲学家的雄心壮志是阐明宇宙的“本质”，例如“道”、“气”、“原子”、“理念”、“绝对精神”，如此等等。我常常惊叹古人的聪明，坚信他们热衷于追求“本质”决不是酒足饭饱之后的无事生非。所谓传统的理论家，“传统”一词决非贬义——我们曾经从传统之中得到了不计其数的思想援助。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没有理由将表象与本质的区分视为天经地义的绝对法则。我宁可认为，这仅仅是一种理论预设，是一种描述、阐释和分析问题的思维模式。显而易见，这种模式包含了二元对立，并且将这种二元对立设置为主从关系。本质显然是深刻的，是二者之间的主项；表象仅仅是一些肤浅的经验，只能从属于本质的管辖。前者理所当然地决定后者——尽管后者在某些特殊时刻具有“能动”作用。换一句话说，这种二元对立是决定论的。与此同时，这种二元对立还隐含了对于“深度”的肯定。滑行在表象的平面之上无法认识世界，重要的是刺穿表象，摆脱干扰，只有挖地三尺才能掘出真相。“深刻”、“深入”、“深度”——我们对于思想和智慧进行赞美的时候习惯于用“深”加以比拟，仿佛所有的思想和智慧一律箭头向下。当然，有时“深度”一词被置换为“内在”——自外而内剥洋葱似的一层一层抵近核心秘密。无论怎么说，这种“深度”哲学的首要诀窍是甩开表象。不难发现，上述理论预设想象出来的世界图像通常是静止的。如同一个金字塔式的结构，表象仅仅居于底层或者外围，不同级别的“本质”架构分明——那个终极“本质”也就是哲学家们梦寐以求的宇宙顶端。这种牛顿式的结构稳定、清晰、秩序并

然，令人放心。但是，这种静止的图像常常遇到一个难题——无法兼容持续运动的历史。让我们回到文学的例子。哪一天我们有幸找到了文学的“本质”——我们发现了从原始神话至后现代小说之间的公约数，是不是就能解决全部问题？令人遗憾的是，目前没有迹象表明，历史将在后现代的末尾刹车。后现代之后的历史还将源源不断地提供文学。我们所认定的那个“本质”怎么能为无数未知的文学负责呢？如果一个唐朝的理论家阐述过他的文学“本质”，可想而知，这种“本质”肯定无法对付今天的文学现状。一旦把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现代主义荒诞剧、后现代主义拼贴以及拉美文学的魔幻现实主义统统塞进去，这个“本质”的概念肯定会被撑裂。相同的理由，我们今天又有什么资格断言，地球毁灭之前的文学已经悉数尽入彀中？当然，另一些理论家似乎更有信心。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他们时常想象，整个世界是从同一条根上长出来的。五千年以前的文学与五千年以后的文学“本质”上没有什么差异。虽然这种想象始终无法得到严格的证明，但是，另一种争论早已如火如荼。宗教领袖、政治家以及一些高视阔步的哲学家无不企图垄断那一条生长了世界的“根”。无论是上帝、某种社会制度或者“道”、“绝对精神”，他们无不高声宣称只有自己才握住了世界的“本质”，并且为了剿灭不同的见解而大打出手。

静止的图像通常倾向于维护既定的体制，这是“本质主义”遭受激进理论家厌恶的另一个重要原因。金字塔式的结构严格规定了每一个行业、每一个文化门类的位置，不得僭越，不得犯规。“本质”是神圣的，庄严的，稳定的，不可更改的。什么叫做“纯文学”？这种文学盘踞于“本质”指定的位置上，熠熠生辉，毫无杂质。由于“本质”的巨大权威，“纯文学”有权保持自己的独特尊严，拒绝承担各种额外的义务。文化知识领域之内，“本质”已经成为划定许多学科地图的依据。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历史学或者文学研究，众多教授分疆而治，每个人只

负责研究这个学科的内部问题。常识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学科均有自己的发生和成长史，它们之间的界限并非始终如一，而是常常此消彼长。然而，“本质主义”不想进入曲折的历史谱系，而是将学科界限的模糊形容为知识领域的混乱。这些理论家心目中，学科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绝不亚于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放弃学科主权，开放学科边界，这是对于“本质”的无知。由于“本质”的控制，一些跨学科的问题很难在静止的图像之中显出完整的轮廓，例如教育问题。从社会学、心理学到经济学、文学、历史学，诸多学科都可能与教育密切相关。然而，教授们不得不在特定的学科边缘驻足，唯恐在另一个陌生的领地遭受不测。一张漫画十分有趣：一个中箭的士兵到医院就诊，外科医生用钳子剪断了露在皮肤外面的箭杆，然后挥挥手叫他找内科医生处理剩余问题。这种讽刺对于目前许多学科之间的森严门户同样适合。众多学科各就各位地将知识版图瓜分完毕，一些新的文化空间无法插入种种固定的“本质”结构从而找到自己的存身之处。因此，网络文化传播、性别战争或者生态文学这一类问题无法形成学科——因为它们“本质”阙如。为什么各种知识的分类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为什么某些问题被归纳为一个学科而另一些问题被拆成了零碎的因素？为什么各个学科享有不同的等级——为什么某些学科身居要津，而另一些学科却无关紧要？那些激进的理论家尖锐地指出，金字塔结构内部的位置分配多半来自某种文化体系——例如资本主义文化。从种族学、文化人类学、国家地理到历史学，知识与权力的结合是学科形成的重要因素。许多著名的学科称职地成为某种文化体系内部的一块稳固的基石。二者是共谋的。如果这种分配背后的历史原因被形容为“本质”的要求，那么，“本质主义”将义正词严地扮演权力的理论掩护。

我们把表象与本质的二元对立视为一种理论预设或者思想模

式，显然暗示还可能存在另一些理论预设与思维模式。让我们具体地设想一下：第一，二元的关系之外是否存在多元的关系？换一句话说，考察某个问题的时候，是否可以超越表象与本质的对立，更为广泛地注视多元因素的相互影响？其次，是否可以不再强制性地规定多元因素的空间位置——仿佛某些享有特权的因素占据了特殊的“深度”，而另一些无足轻重的因素只能无根地飘浮在生活的表面，随风而动；第三，解除“深度”隐喻的同时，决定论的意义必然同时削弱。多元因素的互动之中，主项不再那么明显——甚至可能产生主项的转移。这种理论预设显然不再指向那个唯一的焦点——“本质”；相对地说，我们更多地关注多元因素之间形成的关系网络。相对于“本质主义”的命名，我愿意将这种理论预设称为“关系主义”。

马克思曾经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人的本质并非某种抽象物，而是现实之中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个论断包含了极富启示的方法。首先，马克思不再设定性格深部的某一个角落隐藏一个固定不变的“本质”，挖掘这个“本质”是求解性格的必修功课；不同的性格状况取决于一个人置身的社会关系网络——性格如同社会关系网络的一个结点。其次，“社会关系的总和”意味着多重社会关系的复杂配置，而不是由单项社会关系决定。这甚至有助于解释一个性格的丰富、繁杂、变幻多端，甚至有助于解释许多貌似偶然的、琐碎的性格特征。事实上，我们可以从这个论断之中发现“主体间性”的深刻思想。

至少在这里，我并没有期待关系主义全面覆盖本质主义。相当范围内，表象与本质的二元对立对于认识世界的功绩无可否认。我们的意识可能在多大程度上信赖二元对立模式，这种性质的问题可以交付哲学家长期地争论。等待哲学家出示最后结论的过程中，我十分愿意以谦卑的态度做出一个限定：关系主义只不过力图处理本质主义遗留的难题而已。同时，我想说明的是，关系主义的提出决非仅仅源于个人的灵感。尼采、德里达、福

柯、利奥塔、罗蒂、布迪厄等一大批思想家的观点形成了种种深刻的启示，尽管现在还来不及详细地清理上述的思想谱系。当然，现在我只能将关系主义的观点收缩到文学研究的范围之内，在本质主义收割过的田地里再次耕耘。

必须承认，文学研究之中的本质主义始终占据主流。例如，韦勒克就曾经指出，文学从属于一个普遍的艺术王国，文学的本质基本没有变过。这无疑确认了文学研究的目标——搜索文学的本质。这方面的努力已经从事了很长的时间，美、人性、无意识都曾一度充当过文学本质的热门对象。有一段时间，几乎所有的人都听说过雅各布森的名言：文学研究的对象是文学之为文学的“文学性”。事实上，雅各布森与韦勒克不谋而合——他们都倾向于认定文学的本质在于某种特殊的语言。然而，各种迹象表明，新批评、形式主义学派或者结构主义的研究并未达到预期目标。理论家并未从文学之中发现某种独一无二的语言结构，从而有效地将文学从日常语言之中分离出来。换一句话说，将某种语言结构视为文学本质的观点可能会再度落空。

这时，关系主义能够做些什么？首先，关系主义企图提供一种视阈。我曾经在一篇论文之中谈到：

一个事物的特征不是取决于自身，而是取决于它与另一个事物的比较，取决于“他者”。人们认为张三性格豪爽，乐观开朗，这个判断不是根据张三性格内部的什么本质，而是将张三与李四、王五、赵六、钱七进行广泛的比较而得出的结论。同样，人们之所以断定这件家具是一把椅子，并不是依据这把椅子的结构或者质料，而是将这件家具与另一些称之为床铺、桌子、橱子的家具进行样式和功能的比较。所以，考察文学特征不是深深地钻入文学内部搜索本质，而是将文学置于同时期的文化网络之中，和其他文化样式进行比较——文学与新闻、哲学、历史学或者自然科学有什么不同，如何表现为一个独特的话语部落，承担哪些

独特的功能，如此等等^①。

本质主义常常乐于为文学拟定几条特征，例如形象、人物性格、虚构、生动的情节、特殊的语言，诸如此类。某些时候，我们可能陷入循环论证的圈套：究竟是形象、人物性格、虚构形成了文学的本质，还是文学的本质决定了这些特征？按照关系主义的目光，这些特征与其说来自本质的概括，不如说来自相互的衡量和比较——形象来自文学与哲学的相互衡量和比较，人物性格来自文学与历史学的相互衡量和比较，虚构来自文学与自然科学的相互衡量和比较……生动的情节来自文学与社会学的相互衡量和比较，特殊的语言来自文学与新闻的相互衡量和比较，如此等等。我们论证什么是文学的时候，事实上包含了诸多潜台词的展开：文学不是新闻，不是历史学，不是哲学，不是自然科学……当然，这些相互衡量和比较通常是综合的，交叉的，而且往往是一项与多项的非对称比较。纷杂的相互衡量和比较将会形成一张复杂的关系网络。文学的性质、特征、功能必须在这种关系网络之中逐渐定位，犹如许多条绳子相互纠缠形成的网结。这种定位远比直奔一个单纯“本质”的二元对立复杂，诸多关系的游移、滑动、各方面的平衡以及微妙的分寸均会影响文学的位置。由于这些关系的游动起伏，我们很难想象如何将文学、历史、哲学、经济学分门别类地安顿在一个个固定的格子里面，然后贴上封条。我们必须善于在关系之中解决问题。差异即关系。事物之间的差异不是因为本质，而是显现为彼此的不同关系。罗蒂甚至做出了不留余地的论断：“除了一个极其庞大的、永远可以扩张的相对于其他客体的关系网络以外，不存在关于它们的任何东西有待于被我们所认识。能够作为一条关系发生作用的每一个事物都

^① 南帆：《文学性以及文化研究》，《本土的话语》，第165页，山东友谊出版社，2006年。